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三

起戊戌宋真宗咸平元年
盡壬戌宋真宗乾興元年

凡二十五年

真宗皇帝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

彗出營室北。呂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邪。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秦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帝嘉納之。**夏四月遣使按諸**

路逋負悉除之

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呂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

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蠲負釋係囚。謂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

五月朔日食。○冬十月朔日食。○呂端李至。

溫仲舒夏侯嶠罷。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庭陞峻。特令梓人為納陛。至是以疾罷。以張齊賢李沆同平

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為樞密副使。

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自負。嘗為帝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

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又之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

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

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十一月契丹耶律休哥死。

休哥鎮燕十有七年。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邊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來還。

二年春閏二月旱求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

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

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

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

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

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

以教化未甚行。庶恥未甚立。法有滋章之條。吏無側一夏。隱之實。背理傷道。非為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舉也。

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因詢以契丹

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

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又遠之

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皆

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

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

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

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

宗族無餘積。君子謂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

宋良將。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以官莊及遠。以

第一。王顯為樞密使。以呂文仲等為翰林侍讀學

士。邢昺為侍講學士。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

嶠。及文仲為侍讀學士。昺為侍講學士。更直。召對詢訪。

或至中夕。尋詔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

公羊。穀梁。春秋傳。孝。八月。楊礪卒。九月朔。日食

經。論語。爾雅。義疏。契丹隆緒入寇。都部署康保裔與戰

于瀛州。死之。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于大名

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

將楊延昭。業子也。集衆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

旦悉為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時

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不進。閉

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遣使督潛

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惟怯。乃不如一

嫗。

鈐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詰旦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歿焉。契丹遂自德棗濟河掠淄齊。十二月帝親禦之。以李沆為東京留守。命王超等督先鋒。示以戰圖。遂次大名。聞保裔死。優詔賻之。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又聞諸將告急于潛。潛不遣兵。而有功者抑不以聞。帝大怒。召潛還。流之房州。

三年春正月契丹引還。范廷召追敗之。契丹知帝親征。

乃縱掠而去。廷召等追敗之于莫州。宋湜卒。益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

成卒作亂。推王均為首都巡檢使。劉紹榮死之。

均遂陷漢州。詔以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將兵

討之。初神衛卒成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

給費。兵馬鈐轄符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正月朔旦。成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遂殺昭壽。是日益州官

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

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

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蓋自往招安之。叛卒見均至。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

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錯為謀主。三日均率衆攻陷漢州。進寇緜州。不克。直趨劔州。為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

益州。帝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

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帝至自大名。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

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

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

賢請命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珍所致

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

亦可保。濟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胡寇。西

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畧。苟用得

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

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

正不回者。上曰。王知蜀州楊懷忠會兵討王均。懷

濟近之。即以命濟。聞王均作亂。即調鄆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

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

復撤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二

州南十五里。砦于鷄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城自固。二

月。王顯罷。以周焜。王繼英。知樞密院事。王旦同

知院事。初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

敗績于益州。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使張思鈞已

砦。有終擊走之。一日均開城偽為遁狀。有終與上官正

石普帥兵徑入。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牀

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

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

復為賊黨追殺。或囚繫之。支解族誅。以恐眾。又脅士民

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

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三月朔。日食。○夏

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諡正。六月。以向敏中為

兩河宣撫大使

以大兵之後特命重臣慰河北河東訪民疾苦

冬十月

雷有終復益州王均走死

賊由升僊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

之均單騎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九月有終命為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擅乘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若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詰朝執嘗受偽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寬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有終遣楊懷忠追至富順及之大敗其眾因張旗鳴犢入城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能技梧均乃縊死懷忠取其黨六百餘人詔均首及僭偽法物旗旌甲馬廿

丑辛

進有終懷忠等秩而流牛冤儋州張適連州

十一月

張齊賢免

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四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

三月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王化基罷

以王旦參知政事馮拯陳堯叟同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回鶻來貢

願助討李繼遷

以王欽若參知政

事○六月汰冗吏

天下凡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為清

頒九

經于州縣學校○秋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諸

路經略使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

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

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

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

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

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為非便蓋不諳邊事之

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

九月趙保吉反陷清遠軍

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保吉都

部署楊瓊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鎮副都部署曹璨以蕃兵邀擊

契丹寇遂城都部署王顯敗之

契丹謀入

寇朝廷聞之以王顯為鎮定高陽關都部署王超副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

次滿城而還

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

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洙奏求救兵不至城遂

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夏六月周

瑩罷○秋七月朔日食○九月召种放為左司

諫直昭文館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屬風俗下詔召之放乃詣京師對于宗政

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時議薄之王嗣宗守京兆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會赦而止杜鎬嘗因宴錢賦詩誦北山移沙州將曹宗壽殺其節度文以譏之放不之愧

使曹延祿而代之

宗壽延祿之從子也

冬十月向敏中免

薛居正孫安上不肖有詔不許貿易居第敏中質之安上嫡母柴氏無子欲携貲產改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誌安上帝以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昏柴又伐登聞鼓訟之遂

卯癸

六年春二月以六谷酋長潘羅支為朔方節度

下御史臺按問因得敏中質宅狀鹽鐵使王嗣宗忌敏中因對復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帝不悅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知永興軍而齊賢亦坐柴事責授太常卿分司于洛

使

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為六谷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

相皆曰羅支已為首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羅支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僞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夏四

月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于望都敗績契

丹執繼忠以去

耶律奴瓜寇定州之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

帥兵赴之。至康村與瓜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起
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
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
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
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
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間詠再至。
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
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六月。以寇準為三司使。陳

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
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

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
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
焉。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為冊。及其所出
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

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于吏理。深刻少恩。人
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秋。

九月。呂蒙正罷。○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

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
豈可箴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
也。朝廷少有關失。方在思慮。趙保吉陷西涼。殺丁

惟清。潘羅支會蕃部擊敗之。保吉走死。子德明

嗣

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於是潘羅支偽降。保吉受
之。不疑。羅支遽集六合蕃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

流矢。創甚。奔還。死于靈州境上。年四十二。子德明年二
十三矣。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保吉尚書令。尋封德

明為西平王。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景德

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丙申震。癸卯丁未復震。

三月

皇太后李氏崩

諡曰明德

夏六月宥罪侯趙保忠

卒

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快快不自得。至是卒。

秋七月尚書右僕

射同平章事李沆卒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王且歎曰。我輩安得

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

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屬民耶。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諫。內行脩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大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終始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

尉中書令。以畢士安參知政事。○盜殺朔方節

度使潘羅支

趙保吉既死。故黨迷般囑。及日逋吉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欲陰圖潘羅支。以

復讐。會其黨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遂為二族戕于帳下。六谷諸豪共立羅支之弟。鐸督為

首領。朝廷聞之。授鐸督朔方節度使。八月。以畢士安寇准同平章

事。王繼英為樞密使。馮拯陳堯叟簽書樞密院

事

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准兼資忠義。善斷

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

養安佚。而北戎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守正疾惡。小人日思所以

傾之。士安每為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

契丹主隆

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遣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北平砦保州皆敗。乃與契丹主合眾攻定

州。王超拒于唐河。又分兵圍岢嵐軍。高繼勳力戰禦之。又攻瀛州。李延渥擊敗之。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

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倘佯無闕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

冬十月。契丹來議和。遣閭門祗候曹利用報之

故將王繼忠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

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

屢挫不得志。陰欲引去。又取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安。於是詔諭繼忠許其通和。繼忠

復附奏乞先遣使。帝乃遣曹利用請契丹軍。帝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置龍

圖閣

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

一則置閣。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

契丹陷德

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閩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

陸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

李繼隆軍射殺契丹將

蕭撻覽

契丹圍澶州。李繼隆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撻覽謀以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據

要害。頃之。控弦暴至。撻覽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將張瑛守。林子弩弩撼機發射殺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虜以王曰。為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大控。以王曰。為東京留守。份留守。旦等皆扈從。

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十二月朔。日食。○帝渡

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

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
鑿與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
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
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立
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
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適苦寒。左
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
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
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
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
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
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
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
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

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
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
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
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
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
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
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
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重困。姑聽其和。可
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
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
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慳謂曰。雖有敕旨。汝所
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
曰。晉界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
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
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

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慶非國利也。契丹猶覲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閭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帝引兵北歸，陳瓘曰：當時若無寇准，天下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

帝至自澶

州

二年春正月大赦

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州疆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

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以馬知節、楊延昭等知河北諸州。畢士安之謀也。

畢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知節知定州，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置國信司，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時遣太子中允孫

僅賀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帝以爲然。弗果易。僅隨事損益。豐約中度。後奉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

二月山南

東道節度使李繼隆卒

繼隆，處耘之子。嚴於取，下而賓禮儒士。太宗時每征

行必委以機要。帝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繼隆能謙謹保身，明德太后寢疾，欲面見之。帝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夏四月，王欽若罷。以馮拯參知政事。

欽若與寇准不協，累表願解。韃靼九部致貢于契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授之。

丹○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賢良方正等三科又

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議洞韜畧運籌決

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歸幣于契丹

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

自是歲八月有星孛于紫微○以向敏中知延

州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為

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歲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

安至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為都部署兼知延州

委以冬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卒

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

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

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所

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十一月契

丹遣使來聘自是往來不絕

三年春二月王繼英卒○罷寇準知陝州準為

午丙

三年春二月王繼英卒○罷寇準知陝州

準為相用

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它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

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

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

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教準為其有社稷

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耻而謂準

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

耻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耻如之

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

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

是帝顧準寢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

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以王旦同平章事。趙安仁參知政事。帝謂旦曰。寇準多許戒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韓崇訓馬知

節簽書院事○置諸州常平倉

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

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糶。二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夏五月。南平王黎桓死。子龍廷

殺其兄龍鉞而自立

知廣州凌策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

帝以桓素修職貢。不許遣使諭曉之。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為定

難節度使

向敏中言德明屢表歸款。復奉誓表請歲盟府。帝嘉之。乃遣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

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未幾契丹亦冊德明為夏國王。葬明德皇后

四年春正月。帝如西京謁諸陵。作太祖神御殿。

三月還宮

又置國子監于西京

契丹城遼西為中京

遼西

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饒樂都督府。至是契丹主建都於此。做臨潢置官。掖樓閣府庫城市。

實以漢戶。夏四月。皇后郭氏崩。諡曰莊穆五月朔。日

食。○增孔子守塋戶。凡二千戶六月。葬莊穆皇后。○

宜州軍校作亂。以曹利用為廣南安撫使討平

之。初知宜州劉承規御下嚴酷。軍校陳進因衆怒。鼓譟殺承規。推判官盧成均為首。僭號南平王。據城反。陷

柳州。進圍象州。詔利用帥兵討之。至象州。擊進斬之。成均率其族來降。進黨陷貴州。利用追討悉平之。秋。

七月。交州黎龍廷來貢。詔封為交阯郡王。賜名

至忠。○八月。韓崇訓罷。○權三司使丁謂上景

德會計錄。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為精

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

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謂機敏有智謀。檢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

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大

赦改元。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為辱。常快快不快。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

取幽薊。乃可滌此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

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既而

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

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蒙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以决。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正月乙丑。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鵠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絨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春。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

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論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絨帛。感以金匱。羣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醕五日。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燕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三月。詔議封禪。夏。四

月。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先是宰相王旦等奉文

蕃夷僧道。看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决。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等為經度制置使。丁謂等計度糧草。既而契丹遣使請歲

幣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始三十萬。勃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呂中曰。李沆之言至是驗矣。封禪之議。決于丁謂。大計看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于欽若。若神道設教之一語。華以王旦之頑德。重望不敢異議。寇準之入。亦以天書。嘗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

六月得天書于泰山。羣臣上帝尊

號。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亭北見黃帛。帛上蒼龍見。未幾。木工董作於醴泉亭北。見黃帛。帛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杜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即密詢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佑。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舍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

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群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命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于太廟。

作玉清昭應宮

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

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帝發京師。以玉輅載

不聽。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于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圓臺。陳天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于石

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帝登國臺。閱視訖。還御帳。宰臣率從官稱賀。明旦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天下醮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于殿門。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謚玄聖文宣王。帝幸曲阜。縣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為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為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為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左丘明。還宮。帝還羣臣爭頌功德。惟進以下為郡公侯伯。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應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帝皆納之。

二年春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是

汀州人王捷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鐸神劍。蓋司命真君也。是為聖祖。官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以官。恩遇甚厚。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昇州大火。陝西旱蝗。三司使丁謂

上封禪祥瑞圖。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于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

頌。崔立獨言。不發徐克。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不省。五月。代州地震。冬十二月。契丹隆

緒母蕭氏死

蕭氏有機謀善取大臣得其死力每入

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通專擅國政賜德讓姓耶律改

名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蕭氏死未幾德讓亦死契丹

賜地陪葬

罷制舉諸科變以詢訪關政今國家受瑞建

三年春二月交州將李公蘊殺其主黎至忠遣

使入貢詔封公蘊為交趾郡王

至忠苛虐國人不

至忠親任乃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和爭

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奉貢帝曰黎桓不義而

賜其家

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於人帝聞之出

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

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為掌餼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

妄費王旦曰陛下推恩

夏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

州俘其民而去

先是契丹將蕭圖玉伐回鶻入甘州

而相之

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弒君誦而立詢

可蕭敵烈曰國家連歲征討士卒抗敵况陛下在諫墜

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

秋

盡俘其民修土隄

口故城以實之

高麗康肇弒其主誦立誦兄詢

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重舉兵未晚不聽

旱蝗○九月內侍江守恩有罪誅

守恩擅取民田多獲杖殺

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赦生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冬前代事跡昭然足為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十一月契丹伐高麗執康肇誅之王詢奔平州

契丹主隆緒伐高麗先遣高正韓杞問詢詢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康肇帥眾禦之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擊肇分兵為三營肇居其中契丹耶律敵魯擊破之擒肇及副將李立追亡數十里銅霍貴寧等州皆降契丹蕭排押等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遂焚開京宮室府庫民廬俱盡契丹兵還諸降城復歸高十二月夏州饑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

四年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

先是羣臣上表請祀

汾陰帝從之以王旦兼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陳堯叟為經度使儀同封禪正月奉天書發京師是月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祠西嶽遂至寶鼎縣奉祀宮祀后土地祗大赦天下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為慶成軍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羣臣於穆清殿而還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日陛下才舉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令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奸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此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敢一

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眾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陸

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

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夤復上言方今野雖山鹿并

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

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

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陸三月召陝州

隱士魏野不至野不求聞達居陝州之東郊為詩精苦

帝過西京遂謁諸陵夏四月還宮

○太子太師呂蒙正卒謚文穆六月江淮大水○

秋七月馮拯罷○畿內蝗鎮眉昌州地震○八

月河決通利軍○冬十月以向敏中等為五嶽

奉冊使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

五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時舊相出

事為意惟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

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遂復拜相

高麗王詢乞降于契丹高麗王詢遣蔡忠順奉表

命詢親朝詢復以疾為辭初契丹以鴨綠江地予高麗

高麗嘗築六城曰興鐵通龍龜郭州至是契丹怒詢不

朝命復取六州地於是有女真人知高麗事者言于契

鎮不以吏

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

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

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

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

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

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

大路會。高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逋力學善詩。不趨榮

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賜以粟帛。秋八月。朔日食。

○作會靈觀。奉祀五嶽。九月。罷參知政事趙安仁。初

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帝不悅。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為長者。欽

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為沈倫所

知。常欲報之。帝默然。未幾罷。安仁雖貴。簡儉若貧。素喜

誨誘後進。時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

知政事。馬知節為樞密副使。時天下又安。王欽若

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

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

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

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

先識。數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

時目為癩相。性傾巧。敢為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

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東方競言祥瑞。冬

澤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帝語輔臣曰。朕夢神

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

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

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

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

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

唐時復降。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

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告

天下。肆赦加恩。命丁謂等修崇奉儀注。閏月上。聖祖喜。

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
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
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十一月。以王旦無玉
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

清昭應宮使

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

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官。以旦為刻玉使。王欽若與謂副之。

作景靈宮。奉聖祖也。改

孔子謚

以玄字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

為皇后

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

以銀銀為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官。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

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喻旨。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

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官闕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六年。春。正月。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

凡有干預州縣公事。

所在官吏不以聞。並罪之。秋。七月。除農器稅。

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

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冬。十二月。朔。日食。○獻

天書于朝元殿

先是帝享玉皇于朝元殿。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遂詔扶侍使

趙安仁等奉獻天書于朝元殿

七年春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于太清宮

先是

謁太清宮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邪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于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之作解疑論以示羣臣是月奉天書發京師遂朝謁太清宮丁謂獻白鹿二芝九萬五千本曲赦亳州及車駕所經洺以應天府為

南京

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

夏四月沙州入貢

曹宗壽既殺延祿而代之至是死子賢順遣人入貢詔授歸義節度

使沙州自宗壽以來通使契丹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

知節

素惡欽若之為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會遷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既而擢超擢之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嘗與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堯叟

司空張齊賢卒

蓋文以

寇準為樞密使

王旦薦之也

契丹伐高麗大敗而還

契丹連歲遣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高麗不從乃遣蕭敵烈討之高麗與女真設奇邀擊契丹大敗而還秋七月以王嗣宗曹利用為樞密副使○八

月以向敏中兼景靈宮使○冬十月高麗來貢

自高麗王誦立遣使入朝為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詢復遣其工部侍郎尹證古入貢詔登州置館於海次十一月玉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功須以待之十五年脩宮使丁

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製庶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桂必命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未幾帝親詣官奉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以御容立侍於側

二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羣臣表賀戶部獻天下

民數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八年春二月淮浙饑○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

軍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夏四月寇準罷準

卯乙

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

相。且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以王欽若。陳堯

叟為樞密使。○朝元殿火

禁王元儼宮火。延及殿閣內庫。有司劾遣。火事

當死者衆。王旦曰。陛下始以罪已。詔天下。今乃過為殺戮。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帝欣然納之。城死幾百

人。六月朔。日食。○秋九月。吐蕃唃廝囉請伐夏

州。不許

唃廝囉吐蕃贊普之裔。居宗哥城。以宗哥僧李立遵為論逋。論逋者國相也。立遵貪而喜

殺。國人不附。會與湮原。於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衆益怨之。唃廝囉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而立遵自居宗哥。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乃戎王也。立遵居唃廝囉下。不宜妄授。止命為保順軍

節度使。唃廝囉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賜予。至是始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湮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王嗣宗罷。○樞密

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

詠。凋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庶不言貧。勤不

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帝嘗稱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誰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謚忠定。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

先生

初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世以鬼道惑衆。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

為奏立授籙院。及上清觀。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

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為樞密副使

先是旻為馬軍副都指揮

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契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丹大敗高麗于郭州

耶律世良蕭屈烈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獲

其輜重而還

夏六月畿內蝗

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

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秋八月知秦州曹

瑋敗吐蕃于伏羌砦

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悅。問李迪邊將誰可代瑋者。迪

曰。瑋知峭廝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乃詔發關內羨兵赴瑋。未幾峭廝囉與宗哥族連結入寇。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自是峭廝囉勢蹙。退保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

張知白參知政事任中正為樞密副使

彭年初入翰林

為學士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升內閣。而李宗諤卒。楊億罷。彭年獨任事務。叢罷諸委形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營建李迪言陛下土木之後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至是詔禁樂。罷飲宴。督

諸路捕蝗。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振貧者官之。未幾得雨。青州飛蝗多赴海死。

天信元年春二月陳彭年卒

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奸諂。時

號九尾狐。張齊賢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三月以王曾

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

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

義。陛下不知臣篤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夏五月以王旦為太

尉侍中。叅決軍國重事。旦固辭許之。

旦素羸多疾。連年求

解機務。不許。乃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起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畏避。上疏固辭。新

命。又託病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

旱蝗

帝以頻歲旱蝗。國用不給。問李迪。迪請發內藏庫以

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為三司使。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之。迪曰。天

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之。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

秋七月王旦罷

旦疾甚。引

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

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凌策。李及。旦復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

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

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又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

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九月。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昇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闈之日。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以李迪參忤。卽蹶踣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以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爲

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祭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著瀕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敏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

子欲奉遺令。楊億張昞罷
以為不可乃止

二年夏閏四月馬知節罷○五月京師民訛言

妖至先是西京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

妖亦不與契丹以張儉為政事令儉端慈不事外飾。為雲州幕官。契丹主獵

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因召見。容止朴野。訪及

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遇特異。六月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

彗出北斗○秋八月立子受益為皇太子。更名

禎赦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以為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郡王。就學于資善

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為王友。未幾進封昇王。至是立為皇太子。冬十月契丹伐高麗。

十二月戰于茶陀二河大敗○張知白罷知白

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遂罷。知天雄軍。

三年春二月朔日食○得天書于乾佑山夏六

月王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巡檢朱能

知周懷政詐為天書。時寇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

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美妄

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

易書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擇。以丁

謂參知政事

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徐起拂

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遂成隙。

河決滑州

汜。澶。濮。界。濟。徐。

境。秋七月。羣臣上帝尊號。大赦。

以天書再見也。

八月。大

會道釋于天安殿。

凡萬三千八十六人。

京東河北水。彰

德留後馬知節卒。

知節慷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言不肯

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且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

相爾。卒。謚正惠。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

于園丘。大赦。

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園丘必同舉。為永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

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矚其庖中亦寂無一人。

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十二月。以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

任中正。周起為副使。

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

瑋沉勇有謀。取軍嚴

明。自少擇禦西陲。熟知羗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羗戎畏懷之。

二月。帝

有疾不視朝。○三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

景靈宮使向敏中卒

敏中端厚沉毅識大體善夏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

四月有兩月並見于西南○高麗求成于契丹

○六月寇準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

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

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

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諧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時

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耶迪乃受命

貶寇準知相州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卧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

官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

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

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

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未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

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

忿爭蓋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為

樞密副使○周起曹瑋罷○貶寇準為道州司

馬時遣使捕朱能。能奔東叛。未幾來。演自殺。準坐是再

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結。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冠。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呂中曰。至

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之言。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其力。而

後止。此準之所。九月。帝疾瘳。○冬十一月。李迪丁

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擅權

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

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

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

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

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

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

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持子殺

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

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

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

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爾。願復留

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

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

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

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

知廬州。筠初為揚億所識。拔。詔太子參議朝政。自詔

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揚億劉。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

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

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

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

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以馮拯同平章事。

五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秋七月。

朔日食。○九月吐蕃唃廝囉來降。○冬十一月。

貶王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鑿京師。丁

謂使人給之日。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與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

欽若惶恐伏罪。故貶。

乾興元年春二月羣臣上帝尊號。○帝崩遺詔

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尊皇后為皇

太后。赦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

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

十三矣。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兩府議

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

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

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

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

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

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眾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胡一桂曰。真宗景德以前。是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呂中有云。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為最。雖有

向敏中李迪亦不踰時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夏四足。以一小人敗之。有餘。相道之。關於君德如此。夫

月。貶寇准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

副使。帝臨崩。惟言寇准。李迪可託。丁謂怒。准而太后

曹瑋亦請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曹

日。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准。曾遂不

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

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

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

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

囊貯劍。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眾皆皇恐。不知

所為。准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

賜准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六月。契丹遣使

勅。准拜於庭。升階復宴。至莫乃罷。

來弔祭。契丹主聞帝崩。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

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

任中正免。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

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

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接。動經

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

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

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

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日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

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

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眾議日宣。

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范允恭依違不決。

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

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
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
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馮拯進曰。謂
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
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
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
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
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
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
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托。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
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
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
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秋七月朔日。食幾盡。○
布諭天下。以拯為山陵使。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

惟演為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
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嘗問曾

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
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

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
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

開封府。嚴辨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
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書殿壁曰。魯

直蓋思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

初女道士劉
德妙嘗以巫

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鞠之。德妙具言謂嘗
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

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
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

給言出真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
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

賜德妙語涉妖誕。遂敗謂崖州司戶參軍籍其案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殺仇。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險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為書自克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輕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眾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慟。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冬。十月。

葬永定陵。以天書殉。○十一月。錢惟演罷。初。惟

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為昏媾。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

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勲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吐蕃李立遵來附。○以張知白為樞密

副使。○給兗州學田。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

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帝初御經筵。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

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輒卽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容。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三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四

起癸亥宋仁宗天聖元年。凡二十一年。盡癸未宋仁宗慶曆三年。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權茶

鹽行貼射通商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

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可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採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東河。北。高。人。入。芻。糧。者。權。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至。用。十。錢。見。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按。歲。入。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兩。天。聖。元。

五年繞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曉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路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不其息。如甯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粵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詔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蘇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粵粟。上皆從之。

秋九月馮拯罷

極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

能知。至是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叙進皆有

常法。為圖以獻。然亦不。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

詔許歸葬西京。史臣曰。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澶淵之幸。力沮眾議。竟成雋功。古

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

邪謀。坐竄南裔。勲業如是。而不令。冬十一月。禁江南

巫邪。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己之所資。假神

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荆湖。置益州交子務。初

詠知益州。患蜀人錢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

一。婚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一界。謂

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春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葉舉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為額。

二年夏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中書奉表稱賀。秋八月。

帝臨國子監謁孔子。○冬十一月立白皇后郭氏。

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三年冬十月以晏殊為樞密副使。○十一月復

權茶鹽。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遂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

壞。解鹽亦復權之。王欽若卒。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

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人目為五鬼。姦邪儉偽。誠如聖諭。十二月。

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昞為樞密使。太后微時嘗寓昞家。昞事

之甚謹。后德之。故自西陽召還長樞府。昞殊言昞無勲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使也。后不悅。昞尋更名耆。

四年夏五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自

党項阻卜諸部皆叛。六月大水。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

契丹兵將多敗死。六月大水。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

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獨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

獨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

王會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媿服。
冬十月朔。日食。

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是

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會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

帝不從。晏殊罷。以夏竦為樞密副使。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

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

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

事。殊深器之。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夏五月。楚王元佐卒。○秋九

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張知白景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

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貨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照姻太

后家。琳察其色詞異。合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

使合與已犯同。太后嘿然。卒論如法。

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白知

為相。慎名器。抑徼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卒謚文節。三月朔。日食。○以

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范雍為樞密副使。○

夏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

元昊小字鬼理。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秋八月。水。江浙河北。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使安撫。

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

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勳

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輕。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尔耶。太后領之。會利用從子。汭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汭杖死。內侍羅崇勳。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政。眾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為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常

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二月參知政事也。后意少釋。乃罷為衛將軍。知隨州。

魯宗道卒

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

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肅。張士遜罷。士遜之相。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肅。張士遜罷。士遜之相。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間。以呂夷簡同時人目之。為和鼓。利用既斥。士遜亦罷。

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為樞密副

使。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

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論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安置曹

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

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

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居位忠盡。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寬之。復制

舉諸科

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

書者。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智勇之士。三月給

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鄆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夏六月。王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兗州。

丁未夜。大

內火起。至曉。宮屋盡燬。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注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王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而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官觀使。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會王清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出知兗州。

秋八月朔日食。以陳堯佐王曙參知政事。夏

竦為樞密副使○契丹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

冬十月契丹將蕭孝穆討平之。遼東自神丹附契丹無權酷鹽類之

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饑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

以振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朴撈掠民怨思亂東京合利軍詳穩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因留守蕭孝先及其

妻南陽公主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眾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黑嶺告變契丹主徵諸

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為都統以討之賊兵屢敗延琳嬰城固守未幾孝先穴地而出賊將執延琳以降

京師地震○十一月出祕閣校理范仲淹通判

河中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

天子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八年秋八月復解鹽通商法上書者言權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於轉

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權

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九月姜遵卒以趙稹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

為樞密副使時政出宮掖積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命未下有馳告者積問東頭西頭蓋

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為笑談。

九年夏六月契丹隆緒死子宗真立其母蕭耨斤治國事

宗真宮人蕭耨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至是立焉耨斤自立

疾革蕭耨斤詈齊天后曰老物寵亦有既邪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耨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

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

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秋

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契丹來告哀帝

遣道輔及王隨等克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艱然徑出虜使

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

過也何謝為至是益加禮重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綬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命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

出知應天府

明道元年春二月以張士遜同平章事○真宗

宸妃李氏卒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已

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顧容建位宸

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

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

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三月。契丹蕭耨斤弒其主母蕭氏。后鞠育之恩。因其蒐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使者退。比反。則后已死矣。秋七月。王曙罷。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為樞密副使。○宮中火。詔羣臣言闕失。殿大內火。延及八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

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閣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鉉。皆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九月。復作受命寶。以舊寶冊為宮火所焚。故也。冬十一月。夏

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是歲封德明為夏王。未幾

令遣楊吉授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為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來。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勸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做中國置文武班。立善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

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於國中。以楊崇勳為樞密使。

二年春。正月。彗星見于東北。

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含譽星見。然觀者皆

以為

太后有事于太廟。

太后欲被服天子衮冕。以享

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衮衣初獻。皇太后尊號。

帝耕籍田。

田

命宰相張士遜撰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三月。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

政。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

子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鉶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

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庚有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

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

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

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衾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

下。帝悟。遂以后服。斂。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

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

同議軍國事。閣門趨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

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躬

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

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而

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抑僥倖

侍。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

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報言皇

太后垂簾。夏四月。口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禎。晏殊罷。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

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

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詞之。乃知事。以李迪同平章

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簽

書樞密院事。迪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為

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

大用。遂追尊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左右有為帝

拜簽樞。追尊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左右有為帝

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

為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

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六月朔。日食。○

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時歲大旱。蝗食草木。錢盡。范

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

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

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端明殿學士宋綬言。帝王御天

下在總攬威柄。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治。而賞罰

號令未能過於前日。頃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大

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寔長。有盡邦政。

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

預防。若姦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北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矣。十月。葬莊獻明肅皇帝。危之所係。惟陛下深念之。

后莊懿皇后于永定陵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張士遜楊

崇勳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

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十一月。贈

寇準中書令復萊國公薛奎罷奎以疾罷。踰年卒

不伸。歸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慕古人。俯媿後世。爾尤能知人。范仲淹。應籍明鑄。自為吏

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言者謂臺官必

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

雜保薦者毋得除授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

司諫范仲淹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

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

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

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

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

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

后願入道。封淨妃。王京中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

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

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

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
闔。不為通。道輔叩鑾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
言。尋有詔命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
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
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
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
不能答。即奏言。伏閤請對。若大平美事。遂黜道輔。知泰
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
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
聞詔乃退。道輔鯁挺持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
直道許之。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
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

侍講學士孫奭
年老乞外。因薦

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等自代。遂置說
書。日輪二人祇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夏五

月契丹宗真幽其母蕭氏于慶州

契丹太后稱斤
陰召諸弟議欲

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宗真。宗真遂收太后侍
壘而遷之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

秋七月趙元昊反寇環慶

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
鬼通攻後橋諸堡破之。

元昊稱兵報仇。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
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峰。伏發被執。既而放還。
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竊。改
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

字于張翼

帝以星變避殿。咸膳。尋詔淨妃郭氏出居
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

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
居官深自損抑。然喜浮

圖法。齋居蔬
食。泊如也。

九月立曹氏為皇后

彬之孫女也。御史
裏行孫沔請終莊

八月有星

獻喪制而後行。秘書丞
余靖亦以為言。不報。冬十月趙元昊進毒弑其

母衛慕氏母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醜其

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孫奭嘗上無逸圖

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于閣屏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

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

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

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

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

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

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

詣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

慶抑宦寺之重任以防昵近二月育宗室允讓子

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酒務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

宗實于宮中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

官命皇后拊鞠李迪罷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

之生四年矣李迪右之籍劾諷不已詔下

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決獄夷簡素疾諷又欲

因以傾迪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絀削迪遂

罷知亳州人謂籍之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度

劾諷夷簡實陰教之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度

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

同知院事○命集賢校理李照董定雅樂時承

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乞以王朴所造律

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照言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

視禁坊樂高二律。臣請依神替律法試鑄編鍾一簣。可使量度權衡協和。詔許之。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瑗逸至闕。或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琴累尺。及成。則律圓徑與古不合。右司諫韓琦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陞。又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詔秋七月。作睦親宅。散處都城。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遣使存問。賜以樂府。

卒。詔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

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

或睽燕集。詔以王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

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益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諳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斂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于道。詔錄五代及

諸國後

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偽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

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十二月。吐蕃唃廝囉大敗趙元昊于

河湟

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廝囉。敗死殆盡。奴兒被執。元昊自領眾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

約和。城開乃大殺戮。又攻青唐。宗哥帝星嶺諸城。所羅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部兵弱。宗哥河及饑死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所羅塵部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掩其後。所羅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戰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衆。所羅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

三年春二月。詔優給致仕官俸。

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

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者大。卿監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

以朕意。復貼射茶法。

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勞賜之。復貼射茶法。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

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權。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

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

事。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

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

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

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

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

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為罪乎。馮黠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

以魯肅為履跡。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遂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

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絳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謂質實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士傳寫。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秋七月。置大宗正司。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詔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謚曰莊惠。祔葬永定陵。○李諮卒。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吏不敢欺。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十二月。趙元昊侵回鶻。取瓜沙肅州。元昊既悉有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為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為十部。元昊自製蕃書。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記事。

崩謚曰莊惠。祔葬永定陵。○李諮卒。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吏不敢欺。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十二月。趙元昊侵回鶻。取瓜沙肅州。元昊既悉有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為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為十部。元昊自製蕃書。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記事。

四年。春二月。祠赤帝于宮中。

祈嗣也。

夏四月。呂夷

簡王曾。宋綬。蔡齊。罷。

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

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夷簡納賂。

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

而夷簡善宋綬。惟威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

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

而度獨留。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

立。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巖。同知院事。

○冬十二月。地震。

京師及定襄并代忻州皆震。而并

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直史館葉清臣上言。京師地震。及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誠大異也。陛下泰然不

以為異。徒使內侍四方崇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

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錯舌不敢

議朝政者。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

徒。庶幾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

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

實元元年。春正月。求直言。

評事蘇舜欽言。臣觀國史。見祖宗日日視朝。旣吳方罷。猶坐後苑門。召對白事者。委曲詢訪。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之時。府庫匱竭。欽科無虛日。此

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優諧。近習之職人。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

石中立免。隨為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不當以子綱為羣牧判官。遂皆免。以張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王譔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

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夏四月。王博文卒。以張

觀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眾。帝曰。向貶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誅毀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為帝開說。帝意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汙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聚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立。帝是其言。趙元

昊殺其叔父山。遇稱帝于夏州。元昊遣使詣五臺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若亦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夏。遣使奉表。有云。望許西郊之地。而為南面之君。十一日。沂公王曾卒。贈侍中。敢竭庸愚。常敦歡好。

十一日。沂公王曾卒。贈侍中。蓋文正。

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己。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覲。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古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

十二月京師地震。○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為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

竦知涇州。與雍俱兼經畧使。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羗爾。况德明元昊相繼倡。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

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羗。以為藩籬。三。詔喃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若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加吐蕃喃廝囉保順節度使。自西涼為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回紇降者復數萬。

廝囉保順節度使。自西涼為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回紇降者復數萬。

所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救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川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所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二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五月。罷王德用。

以夏守贊知樞密院事。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

黑。頸以下白。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

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減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

附而收之。不報。未幾。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

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嫚族而去。詔省浮費。時陝

兵。調費日盛。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官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

論者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秋七月。契丹

宗真迎其母蕭氏于慶州。太后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迎之。以覲中國

歲聘之利。契丹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冬十一月。盛度

程琳罷。初。張士遜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賊敗。知府鄭戩窮

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

厚。今為小人所誣。盡見上辨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隣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度免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以知為士。遜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王巖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夏人寇保

安軍。巡檢指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

遠諸若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勲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

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副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沒。二月。貶范雍知安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若踈。土兵寡弱。又無宿將。時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萬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為

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導擊退之。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疎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眾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勅兵還。并力抗賊。柰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聞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首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以夏守贊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

忠為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監軍無異昨

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除越職言事之禁。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

願罷守忠勿遣。不聽。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

西釋軍備。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

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

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陞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

族。帝從之。召仲淹。三月王巖陳執中張觀免。天聖中

淹知永興軍。北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驩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

用。願留意邊防。駿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

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眾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讓未以為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讓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卿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免。讓始歎瑋之明識。

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

夏五月。張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先是詔簡

輦官為禁軍。輦官携妻子避宰相樞密院喧訐。士遜馬驚。墜地。移告家居。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以夏竦為陝至。是以太傅致仕。宰相得謝。自士遜始。

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召夏守

贇、王守忠還。夏守贇庸怯。寡方略。詔與王守忠赴闕。以竦等代之。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

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臣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元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

其略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夏守贇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守贇罷。以杜衍

同知樞密院事。右正言梁適等皆言守贇經略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密。遂罷。以范

仲淹兼知延州

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

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

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寡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

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

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糶十之三。他所城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

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九月。李以右谷罷。以十二砦。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

宋綬晁宗慤參知政事 ○以晏殊為樞密使。王

貽永杜衍鄭戩為副使 ○元昊寇三川諸砦。環

慶副總管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

元昊之寇三川也。韓琦使任福

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廊州

將种世衡城青澗

時塞門諸砦既陷。廊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

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

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池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肩石一

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冬十月。

詔內降并遷者許執奏

先是韓琦言。祖宗於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并朝

公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於內中下表。或口為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盡壞綱紀。為害至深。

臣乞自今於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為奏求人
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叙矣帝嘉納之詔禁
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十二月宋
復詔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

綬卒

綬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論多所裁定鑄當十錢助邊費也

慶曆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李元昊

不果行

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晃宗憲即
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命副使韓

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行亦
曰微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
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
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羗必由
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
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

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
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
力尚懼未能大剿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
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
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
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蕃部
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
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奏曰仲
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
志臣以賊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
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
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情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
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
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衰經費益感師老思歸
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元昊遣人至
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

元昊遣高延德、遠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

淹自為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與戰于好水川。

敗死。貶韓琦知秦州。

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

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維翰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伴北。桑維翰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

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龍絡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窮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鵠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屯兵四千五百，陣于

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震悼。為之旰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三月。貶范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秦州。

仲淹知耀州 元昊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降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夏時

竦判承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

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五月。宋**

庠鄭戩罷 庠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斥之。

以王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為

樞密副使。 ○秋八月。元昊陷豐州。冬十月。夏竦

陳執中免。 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尋寇金明砦。破寧遠砦。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瑠瑠堡破之。又戰于栢子砦。及免。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為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分陝西為

四路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略安撫招

討使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時琦知秦州沿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

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恆人望不當與琦等同

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

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

破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

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

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

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

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

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

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

誘屬羗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

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搞賞諸羗

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羗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羗人

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

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

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

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

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

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

冠與將卒錯處鈎深墮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

失所向有功

二年春正月復權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

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它貨平券償以池鹽

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積

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榷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粥者。皆計直輸虜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投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未鹽。二月。置義勇保捷軍。詔選河北諸州強悉復禁權。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奉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三月。晁

宗慤罷。契丹來求關南之地。夏四月。遣知制

誥富弼報之。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

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

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待來致書取故地。及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說。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契丹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

畏壯悔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真

宗駐驛之所。城以契丹兵馬。識者避之。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壓境。詔德

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

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

和議。秋七月。任布罷。○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

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

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命夷簡判樞密

事。議者以判名大重。夷簡富弼還復如契丹。弼至契丹。亦不敢當。遂改兼樞密使。

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

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

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

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未帝昏亂。土宇狹

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初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

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

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

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

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

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九月。既誓契丹平。弼至契丹。不復欺陛下。遂易書而行。九月。既誓契丹平。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回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

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

弼借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使再致誓書來報。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李燾曰。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

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會兵禦之。敗死。

元昊遂大掠渭州。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黠集。財用不給。多怨之。

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凌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而遣王嵩以乘及畫龜為書。置鐵丸中。遺剛浪凌。喻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致疑。剛浪凌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何兒戲尚爾。元昊果疑。剛浪凌因嵩害中。剛浪凌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取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則方鎮太過之弊也。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

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冬平一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月。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

使置司涇州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

勇不當置之散地。及崑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倚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

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羗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遣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喪。

徵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

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

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

復有經術。宜在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

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中樞密直學士之命。

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

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亟出王嵩厚禮之。使與文貴以剛浪凌

書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强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

請，而詔籍復書許之。使呼剛浪凌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剛浪凌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

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至是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

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

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

者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實，二月立四門學。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三月，以呂夷簡為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先是夷簡

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

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罷

相。改授司徒，同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

議軍國大事。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

朝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見

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

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召百夏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竦為樞密使。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

靖為右正言。增置諫官以修等為之。襄喜賢路開而

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

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說。其禦之不過有

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

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皆所宜行。既多

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

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

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

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

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

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

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

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

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

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

○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

靖為右正言。增置諫官以修等為之。襄喜賢路開而

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

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說。其禦之不過有

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

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皆所宜行。既多

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

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

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

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

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

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

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

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

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

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

月遣使如夏州

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

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

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為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

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為吾祖。特以

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

可許其請。皆不聽。邵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以韓琦范

仲淹為樞密副使

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

著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於內。一人

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

倚契丹邊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夏竦至京師罷

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之以杜衍為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

兼之。扶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

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

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

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

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

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

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

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

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

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

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

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

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

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

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

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會呂

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

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

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

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

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

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董壞事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一宮。是日

雨。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

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

兩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一

官諫官故不在屬車間。特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主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宮。而賜素銀緋。

呂夷簡罷 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

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諂為智。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尚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

致仕。五月朔日食。○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以范

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歐陽修余靖論

事。范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採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帝復申副樞之命。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

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接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鄜延城障。振河中。九月。任中師罷。○

冬十月。以張昱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是

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

是昱之等首被茲選。昱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遼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更定

磨勘法。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劇

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

勘。蓋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職

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

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

者。遽遷。謂之循資。至是用范仲淹言。詔兩地臣僚。非有

勲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保任。方遷。負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大卿監。十一月。更定蔭子法。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

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寔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陰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殺之恩。十二月。河北兩赤雪。河東地震。上諫官孫甫雪者。赤雪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變。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攝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四

